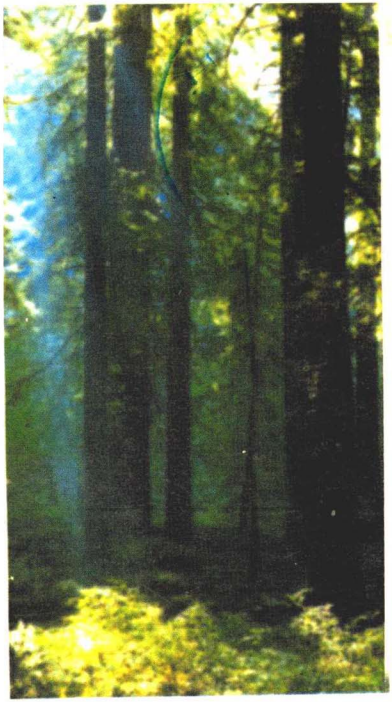
主编／季羡林



中秋的月亮

周作人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中秋的月亮

周作人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Ⅰ.20… Ⅱ.①季…②谷…Ⅲ.散文-作品集-中国-
现代 Ⅳ.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28483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中秋的月亮　　周作人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毫米　　32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年3月1版第1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100册　　定价:998.00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目　　录

作者小传 …… (1)
思想革命 …… (3)
祖先崇拜 …… (6)
美文 …… (9)
初恋 …… (11)
地方与文艺 …… (14)
北京的茶食 …… (18)
苦雨 …… (20)
沉默 …… (25)
生活与艺术 …… (28)
喝茶 …… (31)
鸟声 …… (35)
乌篷船 …… (38)
谈酒 …… (41)
偶感 …… (45)
娼女礼赞 …… (49)
麻醉礼赞 …… (54)
北大的支路 …… (5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吃菜 …… (62)
志摩纪念 …… (67)
半农纪念 …… (72)
北平的春天 …… (77)
结缘豆 …… (81)
谈儒家 …… (85)
谈娱乐 …… (88)
谈关公 …… (93)
汉文学的传统 …… (98)
中秋的月亮 …… (105)
灯下读书论 …… (107)
雨的感想 …… (113)
爱竹 …… (118)

作者小传

【周作人】（1885～1967）原名遐寿，自号起孟、启明、知堂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之二弟。幼年受旧学教育，1901年入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1911年回国后供职于浙江教育界，自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发表《人的文学》等重要论文，并较早译介外国文学，写作新诗与散文。作为“语丝”社重要成员，在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与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方面发表过有影响的作品。然而，其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前期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主，后期其中庸、苟安的封建隐逸思想抬头，鼓吹“闭门读书”，提倡闲适小品，渐愈远离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留居沦陷了的北平，曾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战后以汉奸罪监禁，1949年获释，晚年主要从事希腊、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文学各门类与民俗学、文化学

诸方面，尤以散文创作成就为最。他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用白话写作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且付诸于长期的创作实践，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 年代初，胡适即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予以评介：“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他为文追求知识性、哲理性与幽默闲适情趣的统一，并从自己的个性出发，借鉴英国随笔、明末公安派小品与日本俳句等，形成了独特的平和冲淡的散文艺术风格。其行文平易从容，如老友促膝，如名士清谈。评说时政、纵论文史、描摹风物、探究人事，虽无锐利的锋芒和绚斓的色彩，却自有蕴藉通达的风致，透露出淡泊雅致而略带清涩的韵味。在他的影响下，20 年代曾出现一个以风格冲淡、清涩为主要特点的散文流派。30 年代以降，其散文多渲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趣味，影响愈渐减弱。曾出版散文集《自己的园坳（北京晨报社，1923)、《雨天的书》(上海北新书局 1925)、《泽泻集》(北新书店 1927)、《苦茶随笔》(北新书局 1935)、《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风雨谈》(北新书局 1936）等 20 余种，并诗集、小说集、论文集、文学史料集、回忆录等 10 多种，还有多种译作存世。

思想革命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白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另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譬如署年月，因为民国的名称不古，写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党气味，写作“已未孟春”，又像遗老。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

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我们岂能因他们所说是白话，比那四六调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话文，和一篇“非复辟”的古文并放在一处，我们说哪边好呢？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因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必悔，半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

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八年三月

（1919年3月作，选自《谈虎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祖先崇拜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上的理由，是说“根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思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

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 Bi01。Ry（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的文化来了又去，

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八年三月

（1919 年 3 月作，选自《谈虎集》）

美　　文[1]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此只就体裁上说，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新青年》上库普林作的《晚间的来客》，可为一例），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6月16日《晨报》副刊，署名子严，收《谈虎集》上册。

《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1921 年 5 月

初恋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汕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痒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